

# 父亲的脚印

陈广宇

一年一度春暖花开之后,清明节悄然而至。在这临近缅怀先人的时节里,父亲的身影总会浮现在我心头,宛如一部典籍,每一页都写满生活中的欢声笑语。而他的脚印,恰似书中不可或缺的标点,串联起我记忆长河的始终,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生命的传承。

我的父亲,曾是村里备受敬重的赤脚医生。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他凭借着在舟山乡村医生培训班短短半年的学习经历,开启了自学医术之路。靠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一颗热忱为民的心,他迅速成长为守护一方乡亲健康的卫士。

在我家中,姐妹三人,作为幼子的我,在关爱与期许中成长。记忆中的父亲,总是脚步匆匆,脚下那双破旧不堪的解放鞋,伴随着他走过数不清的田间小道,在各个村落间留下奔波忙碌的印记。不管是临近的石雅村、塘头村,还是需要翻山越岭才能抵达的大陈村历山自然村,只要夜间那急切的敲门声骤然响起,父亲便会毫不犹豫地起身,套上衣服,背起药箱,义无反顾地没入沉沉夜色之中。那渐行渐远的背影,宛如黑夜里明亮的星辰,为病痛中的患者带去希望的曙光。

犹记得儿时,有一年冬天格外寒冷。隔壁村的陈天江半夜突发腹痛,疼得难以忍受。父亲得知消息后,来不及系好棉袄的扣子,便一头冲进了风雨交加的寒夜。母亲在家中忧心忡忡,一直等到天亮,才盼回了满身泥泞的父亲。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模样十分狼狈。后来,我们才知晓,陈天江见父亲浑身湿透,特意让人为父亲炖了一碗黄酒鸡蛋汤。不胜酒力的父亲,在回家途中,一不小心栽进了田埂里。即便如此,父亲从未有过丝毫怨言,只要乡亲们有需要,他总是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暑假时节,家里运粪肥的劳作堪称一场苦役。骄阳无情地烘烤着大地,土路被晒得滚烫。父亲推着满载猪粪的独轮车在后面,安排我在前牵引绳索。那时,年少贪玩的我,哪里懂得劳作的艰辛,绳索在手中松松垮垮,佯装用力,实则大半的力气都是父亲在后方默默使出来的,靠着他的坚韧,车轮才能缓缓向前移动。车辙在炙热的土路上留下碾压痕迹,汗味与粪臭相互交织,弥漫在空气中。那段艰苦的日子,那土路上的车辙,是成长路上别样的脚印,多年以后,依然留在我睡梦中。

1992年交公粮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后吴粮站里人群熙熙攘攘。父亲背着鼓胀的麻袋,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堆积如山的稻谷上,艰难地向上挪动,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忙碌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所有的辛苦终获回报,父亲领到了380元纳粮款。他小心翼翼地口袋里掏出5枚磨得锃亮的硬币,牵着我来到后吴小店,为我买了一碗馄饨。热气腾腾的馄饨端上桌,我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偶然抬眼间,却瞥见父亲喉结微微颤动,眯着眼,嘴角挂着微笑,静静地看着我。那一瞬间,岁月静好,父爱无声。

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的那一刻,开启了我人生全新的征程。有一天,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从怀中掏出用报纸悉心包裹的波导传呼机,递到我手上,轻声说:300元买的,能收天气预报,你出门在外,要留意天气,不要着凉。我双手接过,机子上还留着父亲的体温,那股暖意瞬间透入心间。直到后来听母亲偶然谈及,为了购置这个传呼机,父亲戒断了20多年的烟瘾。那一刻,我才懂得这份爱的深沉与厚重。

往昔岁月,我总觉父亲仿若珠坑水库边的苍劲老松,无论风霜雨雪,皆能

屹立不倒。犹记某年腊月,大雪纷飞,银装素裹,父亲肩扛两根松木下山,积雪于肩头消融,化作腾腾热气。那坚毅背影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每一步都刻在我的心间。

怎奈命运无常,2017年病魔悄然来袭,父亲这座曾经伟岸的大山轰然倒塌。一日,在医院悠长的走廊上,我惊愕地看见父亲蹲伏在墙角,双手紧紧扶墙,良久难以起身,往昔那挺拔的身姿已不复存在,唯余满脸的痛苦与无助。医生建议做骨刺诊断,随后转至省城医院化验,当那张写着“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书如晴天霹雳般呈现在眼前时,我的心瞬间破碎,所有的幻想破灭,让我一夜长大成人。

2018年7月,在生命的尾声,父亲日渐衰弱,常常坐在床边,目光呆滞地凝视着陪伴他半生的药箱,往昔的精气神如同风中残烛,一点点熄灭。某日,他仿若从往昔的回忆中短暂苏醒,喃喃低语:该给历山的陈某某打针了,声音微弱得如同蚊蝇,转瞬即逝,却在我心间激起千层浪,令我泪如雨下。那一刻,我知道,即便病魔缠身,父亲心中挂念的,依旧是乡亲们的健康。

如今,我的家乡大陈村早已旧貌换新颜,往昔尘土飞扬的土路已化作平坦宽阔的柏油路,沿途风景焕然一新。每当我踏上故乡的这片土地,漫步于田间地头,恍惚间,仿佛仍能瞧见父亲留下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它们宛如岁月镌刻的铭文,深深地印在田埂之上,更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教会我责任、坚韧、慈爱与担当,让我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无论遭遇怎样的风雨,都能怀揣着勇气与力量,稳步前行。因为我知道,父亲虽然离去,但他的精神,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一生前行的指引。

# 新烟深处

郑凌红

天天气清,万物澄明。四月清明,是上天的美意。

清明时节,可做的事儿真不少。自古以来,扫墓祭祖、插柳戴柳、踏青游春、放风筝、荡秋千、踢球,各显其意。食物,在某种意义上,比城市之与人的依赖更重要,让寻常事物在寻常的轮转中变得不寻常。

想当年乾隆帝六下江南,所到之处的民间小吃,皆是当下耳熟能详的心头好。杭州小笼包、湖州周生记鸡爪、嘉兴的麦芽塌饼、台州的食饼筒,不一而足。但青团估计他没吃过,因属时令之食。

清明解馋的吃食不多,直到遇到了青团。青团属江南,青翠欲滴。这种用草头汁(一般为泥胡菜、艾蒿、鼠曲草)糅合糯米粉做成的糕团,色碧绵软,好比江南春天的一滴绿,嫩于春山,浓于春水,满于春情。倘若躺在白瓷盘里,便成最佳归处,似青衣美人雪白腕子上的一汪碧玉,养眼,清心。这绿色,自然是遥远赶来的诗词,一句句,一声声,一步步,款款而来,入脑入心。有长江春水绿堪染的浩荡,有一螺青黛镜中心的澄明,也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的缥缈,长郊草色绿无涯的自信。

在江南,清明节吃青团,就像广州人吃早茶、柳州人吃螺蛳粉、长沙人吃夜宵一样属于标配。它与祭祀、踏青、赏花,并称为“四件套”。

最惊艳的青团,在婺源相遇。那一年人间四月天,菜花金黄,芳草如织,朦胧细雨把天地熏染成一片绿烟。花在心中,云难觅踪,思绪缥缈。在下山途中,喜见一老妪,就着炉火,暖着青团。那青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般好颜色,陌生的是对里面的馅料充满了新期待。老妪知我心思,提前揭晓答案。我舍不得那暖烘烘的炉火,清清的艾草香,也醉心于那淳朴的眼神,便买上两个。只觉咬上一口,整个春天都在嘴里绽放了,对山里山外的异乡烟雨更多了一份依依惜别之情。后来,在很多个日子里,尤其是春光灿烂之时,都会想着去看一眼那里的油菜花,寻一口那年的青团。

青团属季节限定款。艾草只在清明前青嫩可食,所以江南的糕团店里,售卖青团的时间不过十多天,不过三月底到四月初,因此若要食之,鲜之,尤显珍贵。多年前看一部电视剧,土生土长的上海大姐给留学香港的弟弟打电话,说沈大成的青团忘记拿了,只这一句,就催生了商机,遐思无限。小小青团花费时日不多,一时间便火遍大江南北,声名鹊起,惹人注目。不仅南方老字号里有,北方小超市里也有,更要命的是包装精美,口味颇多,价格公道。拿杏花楼的“蛋黄肉松青团”来说,就成了网红美食,想吃上,得要排上两小时的队。

孔尚任《桃花扇》中有云:三月三刘郎到了,携手儿下妆楼,桃花粥吃个饱。我想,对于青团,任凭光阴流转,匠心犹固,只需小尝一口,春天的味道便顿时溢满了江南。



晨读 张丽江 摄

# 小人书的微光

宋扬

近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还发表了一些作品。如果说,我有幸被文学之光烛照,那么我当年读过的那些小人书便是那道光柱中永不熄灭的一缕微光。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们乡供销社饭店门口的右侧,王老汉照着几箱码得整整齐齐的书。那些书都没有封面,那些彩印的封面挨个儿被麻绳悬起来,似乎是用面糊之类的粘上去的,挂在饭店外墙上,麻绳下还摆了五六根长条矮凳。

绳上的小人书封面太多了,令人眼花缭乱。抱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轻摇纸扇的书生,扛锄头的老农,不用租书,只沿着封面一页一页看过去,一幕幕大戏已在我的脑海里上演。大约一年后,我开始识字了,才慢慢知

道那些书的名字。《高山下的花环》《红楼梦》《愚公移山》,每张封面上都有用毛笔写的数字,相中哪一张,我们就跑到王老汉那里,说出那个数字,再递过去2分钱。王老汉便开始在书脊上寻找那个数字。小人书都薄,书脊上的数字小到戴了老花镜也要找一会儿。我们就帮他一起找。我们找到了,就迫不及待地喊“这里!”王老汉微微一笑,然后小心地把那本书从书箱中抽出来,递给我们。他笑着,那慈祥的笑容,对爱看书的我们是一种鼓励。

现在想来,那些小人书中的故事和让我或五体投地或潸然泪下的人物无疑启蒙了我对文字的热忱。它们像一丝幽微之光,看似弱小,却温暖有力量,照亮了一个懵懂孩童人生的底色,让他知道了何为良善、忠勇、勤奋、奉献。

在小人书的濡养下,我在语文学科上逐渐显露出优势。考进师专中文系后,我有机会读到了更纯粹、完整的古今中外大部头名著。回头想想,那些名著中的很大一部分,我在童年时期已略知一二。一本小人书就如同一只麻雀,容量不大,却五脏俱全。在那些小人书所散发的微光的指引下,我在文学的隧道朝向光的源头一寸寸掘进,直到隧道尽头豁然露出一片阳光灿烂的天空。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的初中教书。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乡镇初中还没有图书室,我便把珍藏的几十本小人书拿到教室供学生们轮流传看。自习课上,孩子们个个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小人书的营养。我很欣慰,小人书中的那些微言大义,那些曾烛照过我的光芒,又一次明亮了新一代孩子的眼睛。